

# 印度文学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

郁龙余

(中文系)

## 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印度文学在我国的流传和影响作了较详尽的分析研究:

- 一、探寻了中印文学交流的源头,论述佛教在中印文学交流中的特殊作用;
- 二、对汉译佛典中的大量印度文学作品,进行有重点的评介;
- 三、重点论述了印度文学对我国汉族文学在体裁、题材、形象、语言诸方面的影响;
- 四、评介了藏族、蒙古族、傣族等三个信奉佛教的少数民族及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的文学接受印度文学影响的不同情况,并分析研究其原因。

中国和印度是伟大的邻邦,又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两国人民不但创造了各自的光辉灿烂的文化,而且共同谱写了一部内容广泛、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史。两国文学的互相交流与影响,在两国文化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本文中,笔者仅就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问题,谈一谈自己肤浅的认识。

## 一、印度文学的汉译发祥于佛教东传

印度文学是什么时候开始传入中国的?一般认为,印度文学传入我国开始于佛教的传入。其实,这是一个保守的、不符合实际的观点。季羨林先生在《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中说:

要想追本溯源,印度文学传入中国应该追到远古的时代去。那时候的所谓文学只是口头文学,还没有写成书籍。内容主要是寓言和神话。印度寓言和神话传入中国的痕迹在中国古代大诗人屈原的著作里可以找到。《天问》里说:

“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

虽然在最近几十年内有的学者把“顾菟”解释成“蟾蜍”<sup>①</sup>,但是从汉代以来,传统的说法总是把“顾菟”说成是兔子。月亮里面有一只兔子的说法在中国可以说是由来久矣了。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是国产,它是来自印度。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梨俱吠陀》

本文于1985年5月收到。

起,印度人就相信,月亮里面有兔子<sup>②</sup>。

接着,季先生以丰富的论据翔实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月兔的故事是古代印度的神话传说,在佛经中也有记载。日本中宫寺所藏天寿国曼荼罗丝绣残片,是圣德太子之母桔妃于公元六二一年所绘,上面有比丘敲钟、玉兔捣药、天女飞翔、莲花坐佛等内容。笔法一如中国画风,但题材完全是佛家的。

那末,在屈原的著作里存在印度影响的痕迹,是否仅仅只有“月兔”这么一个孤证呢?不是。例如:在《楚辞·招魂》中,也有受到印度影响的证据。关于这一点,我国北宋时代的著名学者沈括已经注意到了。他在学术巨著《梦溪笔谈》中写道:

《楚词·招魂》尾句皆曰𦉳(苏雷反)。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称𦉳。此乃楚人旧俗。即梵语萨𦉳訶也(萨音桑葛反,𦉳无可反,訶从去声)。三字合言之即𦉳字也<sup>③</sup>。

以上就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印度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最古的文字资料。

当然,这种影响是零星的,十分有限的。这是因为当时中印两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经济、文化还很不发达,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学交流还只是停留在口头的、初级原始的阶段,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到了我国汉代,随着佛教的东传,这种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印度佛教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传入中国内地。在开始的整整一个半世纪中,除了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由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译出《四十二章经》之外,佛教徒们传经布道采用的基本上全是口耳相传的方式。到了东汉桓帝的时候,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佛教在中国的日益发展的需要。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安息僧人安世高来洛阳译经,先后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等三十四部四十卷佛经。<sup>④</sup>安氏译文“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sup>⑤</sup>。从此,规模宏大的译经事业在我国正式开始,前后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有着自己的文学。所以,几乎在译经活动一开始,佛教文学就来到了中国。印度佛教文学是印度文学的一部分,汉译佛教文学是我国最早翻译的外国文学。因此,我们不但可以说印度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流传发祥于佛教的传入,而且可以说汉译佛教文学开了我国翻译文学的先河。

印度和中国内地相隔雪山戈壁,路途极为遥远艰险。在古代,两国来往的人员主要是商人和虔诚的佛教徒。商人的文化一般都不高,又忙于做生意,所以他们不大可能给中国带来很多的印度文学。但是佛教徒的情形就大为不同了。他们之中有不少是文化人,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对中印两国的语言文字造诣很深。同时,他们又具有百折不挠、不畏艰险的毅力和勇气。这就使他们具备了将印度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的条件。

当然,佛教徒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国,目的是为了传布佛家教义,而不是介绍什么文学。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佛家教义好比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佛经中的文学故事只是用来包裹灵丹妙药的树叶。今天,随着时代的前进,那些被当作灵丹妙药的陈腐的佛家教义被人们抛弃了,而那些被当作包药树叶的文学故事则留了下来。如果说这也是一种买椟还珠的话,那末是很值得提倡和庆贺的。因为这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当然,

从客观上讲,佛教在传播印度文学上还是有一定功劳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印度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佛教的极大制约。

一般来讲,宗教具有排他性,佛教也不例外。在印度国内,佛教和印度教(它的前身为婆罗门教)水火不相容,互相视为外道。印度古典文学中的精华——《吠陀》、《往世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等,都被印度教奉为圣典。这样,在佛教徒看来,这些印度的优秀文学作品就都成了外道的东西,对它们只得讳莫如深。

大家知道,四部《吠陀》不仅是印度最古的典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最古老的作品之一。其中《梨俱吠陀》和《阿闍婆吠陀》是印度上古诗歌的总集,其地位与我国的《诗经》相仿佛。《往世书》又称《古事记》,是印度古代神话传说的总汇,现存的《往世书》有十八部之多,内容十分广博。《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印度两大史诗,规模宏伟,内容包罗万象。它们不但是印度文学中的瑰宝,而且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品。

在印度国内,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佛教压倒了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处于退却、防守的地位,无力向外发展。后来,佛教渐渐衰落了。婆罗门教经过改造,成了印度教,并在印度国内重新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佛教在中国依然十分兴盛,印度教除了在五方杂处的大商埠泉州等极少数地方获得一席之地之外,在我国其它地方无法立足。所以,尽管中印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史,汉译的印度典籍汗牛充栋,但是上述的属于印度教系统的印度优秀文学作品,竟然没有一部被译成汉语。可以说,在近代以前,汉译的印度文学几乎全是清一色的佛教文学。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一时期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时,不得不强调教佛对它的巨大影响。

## 二、汉译佛典中的印度文学

既然佛教徒将《吠陀》、《往世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印度优秀文学作品视为外道,采取封锁和回避的态度,那么是否可以说在佛典中就没有多少文学了呢?不能这样说。佛教文学的数量很大,质量也很高。

在佛教文学中,最丰富、最重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文学故事。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被选入世界最优秀的故事之列,是毫无愧色的。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明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枯燥无味的说教没有人爱听。所以,他传经布道时总是立说于文学故事之中。他的语言朴实无华,生动鲜明,讲起故事来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因此,在他的座前,总是坐满了合掌静听的善男信女。释氏讲的教义和故事,经弟子们记录整理,便成了一部部佛家经典。佛祖此风一开,弟子中效法者不乏其人,不少高僧在宣传佛家教义时,也常常借助于各种文学故事。这样,在佛经中就出现了大量的文学故事。

这些故事不是佛家的创造。它们大多数是长期流传在印度民间的寓言、神话、传说、童话和传奇,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其中许多故事直接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爱憎和好恶。佛家巧妙地利用它们来为宣传自己的教义服务。经过佛家的口传、抄写、翻译和印刷,这些故事被大量地保存在汉译佛典中。今天,只要我们替这些故事脱去宗教的衣

装,还其民间文学的本来面貌,就不难发现它们不但是研究佛教文学和印度古代社会的珍贵材料,而且其中不少故事对我们今天依然有着启迪和教育的意义。

进入近代,佛典中的文学故事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法国学者沙畹教授潜心研究汉语和佛经,曾辑《佛经中五百故事》,共三大册。我国学者常任侠先生有《佛经文学故事选》问世。当然,这些并不是佛经汉译文学故事的全貌,更不是整个佛经文学故事的全貌。

在佛经文学故事中,“本生故事”占有重要的地位。按照佛家的说法,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经过了无数次轮回转生,最后才得道成佛。相传,释迦牟尼前生曾做过国王、婆罗门、商人、妇人、大象、猴子、鹿……等等。他每转生一次,便有一个行善立德的故事。这些故事被称为“本生故事”。现存的共有五百四十七个,都收在巴利文本《小部》中的《本生经》里。轮回转生,纯属佛家的杜撰。实际上,本生故事大多数是当时流传在印度的民间故事,佛家按照一定的格式给它们进行了加工改造,所以每个故事都是统一的五个部分。一开始总是:在古代,当梵授王在波罗奈治理国家的时候,菩萨(佛的前身)转生为什么,接着就是故事,故事中有偈颂诗;讲完故事便是对应,将前生故事中的角色与今生故事中的人物一一对应起来,而且往往借题发挥,或讽或喻,或褒或贬,都是为了神化佛祖和宣传佛家教义。

在汉译佛典中,这些本生经故事的内容互有差异,这可能是当时各译家所根据的本子不同。例如著名的《鳄鱼本生》,讲昔日的菩萨转生为一只漂亮的猴子,鳄鱼的老婆见了想吃它的心,一定要丈夫设法抓到它。鳄鱼丈夫跑去对猴子说恒河对岸有好果子,等把猴子骗到了河中便说出了本意。猴子听了说:我的心挂在河边的无花果树上,不然我东蹦西跳早就把心震碎了。鳄鱼信以为真,驮着猴子回到岸边。猴子爬上树说:傻瓜鳄鱼,你等着吧!你以为我的心真的挂在树上?那是我骗你的!

这个故事在汉译佛典《六度集经》、《佛本行集经》、《生经》等佛经中都有,但其内容不相同,篇幅也不一样。《佛本行集经》中的情节细腻,文字较长。《生经》和《六度集经》中的行文简洁。为了便于对照研究,我们把《六度集经》中的一段抄录在下面:

鳖妻有病,思食猕猴肝。雄行求焉。睹猕猴下饮,鳖曰:“尔尝睹乐乎?”答曰:“未也”,曰“吾舍有妙乐,乐欲观乐乎?”曰:“然!”鳖曰:“尔升吾背,将尔观矣。”升背随焉。半路,鳖曰:“吾妻思食尔肝,水中何乐之有乎!”猕猴心恻然曰:“夫戒守善之常也,权济难之大矣。”曰:“尔不早云。吾以肝悬彼树上。”鳖信而还。猕猴上岸曰:“死鳖虫!岂有腹中肝而悬树者乎?”

释迦牟尼不但口才好,选材的能力也很强。他讲的那些本生故事,有不少是十分感人的。例如《佛本行集经》第五十一卷中有一个《鹿夫妇》的故事,讲从前有一头鹿王领着一群鹿在吃草,鹿王不幸被猎人张设的夹子夹住,其它的鹿一见都跑了,唯独一只母鹿没有跑。她对鹿王鼓励说:“用力挣脱,现在猎人还没有来!”鹿王说:“我很用力,但就是不能挣脱。这山林、甘泉、水草是多么美啊!但愿来世永远不受这羁绊之苦。”两头鹿流出了悲伤的眼泪。这时,猎人拿着棍棒来了。鹿王对母鹿说:“猎人来了,他穿着鹿皮做的衣裳。今天他准要剥下我的皮,将我砍碎剥烂。”母鹿迎着猎人走

过去,说:“善良的猎人,你先杀我吧!”猎人问母鹿:“你跟这鹿王是什么关系?”母鹿说:“他是我丈夫,我们相亲相爱,不忍分离。你要杀先杀我,然后再杀他。”猎人大为感动:这真是一位少有的贞女仁妇!于是放了鹿王,祝愿鹿夫妇天长地久永不分离。最后,释迦牟尼对优陀夷说:“你应该知道,那鹿王就是我,母鹿就是耶输陀罗——我当悉达太子时的夫人。”

显然,这本是一个歌颂夫妻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民间故事,释迦牟尼把它拿来为我所用,对弟子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本生经》在我国没有完整的汉译本,但它的故事散见于各种佛典的很多。如《生经》、《菩萨本行经》、《佛本行集经》、《菩萨本缘经》、《菩萨本生鬘论》、《六度集经》等十几部佛典中都有记载。每部收录的故事数目大小不等,有的几个,有的几十个,最多的有一百二十一个。在我国古代的壁画中,有许多以本生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单以敦煌壁画为例,就有《尸毘王本生》、《萨埵那太子本生》、《鹿王本生》、《须达那太子本生》等等许多作品。这说明本生故事在我国古代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佛经文学故事中,寓言很受中外学者的重视。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慧眼识宝,深知它们的文学价值。他早年曾出资刊印《百喻经》,并在《痴华鬘题记》中写道:“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百喻经》原名《痴华鬘》,汉译全名叫《百句譬喻经》,由古印度僧伽斯那撰,南朝齐求那毗地译。全书四卷,全以寓言譬喻来阐述佛家诸如“因果报应”、“布施持戒”等等教义。全书共有一百(实为九十八)个寓言。其中不少含意深刻,隽永可爱。

例如,有一则《入海取沉香木》,讲一个长者的儿子,入海取沉香木,数年才得一车。运到市上去卖,因为价格昂贵,一直没有人来买,使他大为苦恼。他见别人卖木炭十分畅销,便把沉香木全部烧成了炭。结果,几年的心血只卖得了半车木炭的钱。这个寓言讽刺了一个目光短浅的愚人,劝喻人们力戒焦躁,切不可因一时的困顿而去干致使自己全功尽弃的傻事。

除了《百喻经》,汉译佛典中还有《法句譬喻经》、《杂譬喻经》、《旧杂譬喻经》等五六种以譬喻为名的佛经,其中都收有不少优秀的寓言故事。另外有一些佛经虽然不以譬喻为名,但其中也有许多很精彩的寓言,例如,《杂宝藏经》中的《共命鸟》;讲古时候雪山中有一种“共命鸟”,一个身子两个头。为了使身体强壮结实,一个头常常吃甘美的果子。另一个头便生了嫉妒之心;它经常吃好果子,我却吃不到!于是,它就故意吃有毒的果子,结果两个头都死了。这个寓言告诫人们:切不可为了一己私利,去干那危及根本的蠢事。

说到佛教文学,《维摩诘经》是不能不提的。这部佛经的全名是《维摩诘所说经》。《中国翻译文学简史》是这样评介它的:“《维摩诘经》本是一部小说,而且戏剧成份极强,一经译出,文学界与美术界都大为震荡,以后中国文人、诗人就常用此书中之典故。寺庙的壁画也往往用此书的故事作题材。后来此书还被演为唱文。”

这部佛典为什么会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这还得从它的内容谈起。维摩诘是毗耶离(吠舍离)城的大乘居士,深通大乘佛理,法力极大,家中广有财富。他称病在家,

释迦牟尼让大弟子及弥勒佛等前去探望，他们都不敢去。文殊师利是佛门弟子中的智慧第一人，佛祖就派他去。两人开始论说佛法，维摩诘理义深奥，妙语连篇，文殊师利等对他愈发尊崇。在印度，佛教初起之时，教徒仅仅限于出家僧人。后来佛教传播越来越广，慢慢地在教徒中出现了在家居士。但在那时，出家僧人和在家居士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维摩诘是最早期的在家居士中的代表人物。他竭力想打破这种区别，宣扬要修成佛果，不一定非要过苦修生活不可，关键是自己的主观修养，“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示有妻妾子女，而常离五欲淤泥。”在佛教风行的封建时代，中国的文人学士、达官贵人，既想成就佛果，但是又不肯出家苦修。《维摩诘经》鼓吹的这一套，正中他们的下怀。于是，这部佛典备受推崇，成了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当然，除了上述的因素，文采斐然、故事性强也是它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这部佛经在我国有过许多不同译本。现存的就有后秦鸠摩罗什译的《维摩诘所说经》，或称《维摩诘经》，三卷；三国吴支谦译的《维摩诘说不思议法门经》，二卷；唐玄奘译的《说无垢称经》，六卷。其中以鸠摩罗什的译本最为通行。

《佛所行赞》是一部优美的长诗，为著名佛教诗人马鸣所著，北凉县无谶译，共五卷二十八品。这部长诗歌颂佛祖释迦牟尼的一生，极富文学色彩，在古代印度广为流传，影响极大。唐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传》卷四中这样写道：“五天(竺)南海，无不讽诵。”它不仅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也是印度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义净对这部长诗的评价是：“意明字少而摄义能多，复令读者心悅忘倦，又复纂持圣教能生福利”，极力称颂马鸣将深奥的佛理与诗歌的文学体裁完美地结合起来。《佛所行赞》的汉译用无韵的五言诗体，既较好地表达了作品的原意，又注意到了汉诗的特点。例如，第五品中有一节描写太子出游见到人间的苦难，译诗是这样的：

又见彼农夫，勤苦形枯悴，  
蓬发而流汗，尘土沾其身，  
耕牛亦疲困，吐舌而急喘，  
太子性慈悲，极生怜悯心。

寥寥数句，一幅惨苦困顿的画面便勾勒出来了。这部长诗译成汉语之后，曾对我国的诗歌创作尤其是长篇叙事诗的创作产生过影响。《佛所行赞》除了县无谶的译本外，尚有南朝宋宝云的《佛本行赞传》七卷的异译本。

马鸣的著作除了《佛所行赞》之外，《大庄严论经》和《转轮梵赞》也很富文学色彩。《大庄严论经》由鸠摩罗什译出，全书十四卷，内有八十九个文学故事。《转轮梵赞》是颂诗，共二十九节，我国有宋代的汉字音译本。

《佛本行集经》，六十卷，由隋闍那崛多等译。这部佛经通过大量的神话和传说故事来描写佛祖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的功迹，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八大灵塔梵赞》，戒日王(喜僧)所著诗篇，在佛教文学中有一定的地位。戒日王是古印度七世纪的一位颇有文才的帝王，著有《龙喜记》、《瓔珞传》、《妙容传》三个剧本。《八大灵塔梵赞》的原文已佚，我国有宋代法贤的汉语音译本和意译本。现在，这部诗歌已经根据汉语译本还原成梵语。

《法句经》，又译《法句集经》、《法句集》、《法句录》、《县钵经》、《县钵偈》

等，古印度法救撰，三国吴维祇难等译，二卷，三十九品，七百五十二偈。通篇诗体，是《小部》中一部极富文学性的作品。其中不少诗句写得隽永可爱、富于哲理。例如：

所行非常，谓兴衰法。  
夫生辄死，此灭为乐。  
譬如陶家，埴埴作器。  
一切要坏，人命亦然。  
如河流驶，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逝者不还。

《棕女祇域（耆婆）经》，讲一个妓女的儿子耆婆如何成为医术高超的神医，如何替国王看病和用智慧战胜国王使自己逃脱魔掌。这部佛经除了头尾之外，并没有宣扬佛教的那一套说教，可以称得上是一篇古代的小说。它揭露国王荒淫无耻、杀人如麻，同情、歌颂了出身低贱的神医耆婆。这原先大概是一则民间传说，后来被佛教徒稍加改动，收入了《小品》之中。汉译除了《耆婆经》之外，《四分律》卷四十九至五十中也有这个故事。

《那先比丘经》，二卷，约译于东晋年间，译者不详，其内容相当于南传巴利文《弥邻陀王问经》，是一部公认的优秀文学作品。那先，意译“龙军”，相传是北印度一个婆罗门的儿子，七岁学习《吠陀》，十五六岁投舅父为沙弥，二十岁受具足戒，后修证“阿罗汉”果。他在古印度西北舍竭国见到国王弥邻陀，国王向那先请教佛理。那先以车和轴、毂、辐的关系为譬喻，深入浅出地阐述缘起、无我、业报、轮回等佛教基本教义。国王弥邻陀最终受教化皈依佛门。这部经典语言生动，比喻形象，是佛教文学中一部很富特色的作品。

上面说到，由于宗教的排他性的作怪，佛教对那些属于印度教系统的文学作品，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但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在汗牛充栋的汉译佛典中，我们还是能找到少量属于印度教范畴的文学作品。

例如：

四部《吠陀》历来被印度教奉为圣典，佛教徒自然避之若浼。然而在汉译的《金七十论》（《僧伽经》）中就有《梨俱吠陀》里的一节诗。

大史诗《罗摩衍那》，也一向被印度教视为圣典，所以佛教徒一直没有把它翻译成汉语。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佛典中找到它的故事的简单梗概。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的《杂宝藏经》卷一中有一则《十奢王缘》的故事，讲十奢王（即十车王）之太子罗摩失国流放，期满后回国，兄弟婆罗陀（多）还政于罗摩。于是出现了政通人和、五谷丰熟的喜庆景象。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卷五中的《国王本生》，讲的是国王如何失妻，如何在猴王相助之下又重新得妻。这个故事虽然经过了佛教徒的改头换面，但还是不难看出它是《罗摩衍那》故事的一部分。它与《杂宝藏经》中的《十奢王缘》合在一起，便是《罗摩衍那》整个故事的梗概。现在，这两个佛经故事成了研究大史诗《罗摩衍那》的珍贵古代资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知道：佛经中存在属于印度教范畴的文学成份，但这种成份数量极少，而且经过了佛教徒的加工与改造。当然，我们在这里说的只是指北传大乘佛教，

至于南传小乘佛教的情况则大为不同。我们在此无须赘述。

佛教文学的内容极为丰富,文学成份富集的佛典很多,除了上面简单提及的,还有不少佛经,诸如《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等等,都是受到历代文人喜爱、纯粹为着文学的目的而研读的经卷。(待续)

注:

- ① 原注:见闻一多《天问释天》,《清华学报》,第九卷,第四期,一九三六年一月。
- ② 季羨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一二一页。
- ③ 元刊沈括《梦溪笔谈》,卷三,第二页。岁,有些本子作“些”。萨嚩诃(svāhā),汉译又作“苏婆诃”、“娑婆诃”、“率缚诃”、“沙河”、“莎诃”、“萨婆诃”等等,印度敬神、诅咒时用于句末的术语,有成功、吉祥、消失、祝福、圆寂、惊觉等义。沈括认为《招魂》中的岁(些)即是萨嚩诃的急读合音。朱熹《楚辞集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皆依沈说。宋叶梦得《岩下放言》对此说持异义。
- ④ 计法不一,此说依《宗教词典》第四六四页“安世高”条。
- ⑤ 见宋慧皎《高僧传》,卷一。

## Indian Literature's Circulation and Influence in China

Yue Longyu

Department of Chinese

### Abstract

This essay renders a rather detailed analysis and study on Indian literature's circulation and influence in China.

1. Tracing back to the very source of Sino-Indian literary exchange, the paper deliberates on the unique function Buddhism performs in this respect.
2. On the numerous literary works in the Chinese-translated Buddhist classics, the essay offers a selective criticism.
3. As regards Indian literature's influ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essay focuses on the styles, subjects, imagery, as well as language.
4. A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are also presented in respect to the various degrees of influence the Indian literature exerts on the three Buddhism-worshipping minority nationalities—Tibetan, Mongolian, and Dai, as well as on the Islam-worshipping national minority—the Uighur.